

白雪落地

- 论冰心的文风转变

李卓然*

目录

1. 引言
2. 自由唯美之抒发
3. 文学标准之变化
4. 紧跟时代之新作
5. 文风转变之专题
6. 结语

1. 引言

冰心（原名谢婉莹）是20世纪中国知名作家，其著述亦早已被列为经典载入现当代文学史。对其人其作的赏析与探究近一个世纪以来可谓不绝于缕，前赴后继的研究者从阶级分析、母爱人伦、宗教哲学等多个视角对之进行解读，¹⁾结

*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1) 第一类视角的文章主要有民国时期茅盾《冰心论》、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阿英《谢冰心》、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建国后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山大学中文系56级现代文学研究小组《冰心早期作品初探》、范伯群和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等，著作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中有关冰心部分等；“改革开放”后范伯群和曾华鹏《冰心评传》。第二类视角的文章主要有马壁玲《试论冰心“爱的哲学”》、李玲《冰心创作中母性之爱的复杂性》、王炳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纪念冰心逝世十周年》等；硕士论文有张周易《冰心“爱的哲学”的文学成就及其文

出了丰硕的果实。但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发现其文风特质，尤其是冰心世纪笔途²⁾不同时期的文风转变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论题。³⁾少数涉及此题的论文也大都只是摘选冰心的某一种文体、截取其创作的某一个时段来进行论述，⁴⁾宏观视野相对缺乏，将其人其作所有文体贯穿、前后时期打通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则更付之阙如。这在浩如烟海的冰心研究的论著中着实令人诧异，在近百年来的各种冰研论题被几近“竭泽而渔”的情形下更显罕见。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文风貌似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所谓“风格”近于无形之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用心感受但不易细致论述；二.以二分法的视角来看，文风毕竟属于文字之“形式”，远不如“内容”来得更为具体而实在，据此似可以导出冰心作品中载的“道”主要是通过后者来传达的；三.冰心创作的前期和后期⁵⁾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发生了十分剧烈的改变，按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缺少了相通的基础，文风变化的意义也就难于说起。故冰心的文风转变这一论题至今未得学界重视，有相关论著也多是寥寥数语不够详尽、泛泛而谈不求深入、片段品评不成系统。我们以为，文风并不只是作品可有可无、

化意蕴》、刘小芳《论冰心“爱”的思想》、陈铮《冰心“爱的哲学”与文体创新》等；著作有王炳根《永远的爱心·冰心》等。第三类视角的文章主要有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马利安·高立克(Marian Galik)《青年冰心(1919-1923):冰心与〈圣经〉、冰心与泰戈尔的关系研究》、王本朝《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和文体资源》等；硕士论文有颜琪《交融与呈现——冰心“爱的哲学”与基督教关系的比较解读》等；博士论文有杨世海《“撒种在荆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第五章。主要著作有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梁锡华《且道阴晴圆缺》、路易斯·罗宾逊(Lewis Robinson)《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诸书中论及冰心部分等。

2) 冰心生于1900年，逝于1999年，创作生涯横贯20世纪，终其一生笔耕不辍。

3) 在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数据库中，在搜索框中选择“篇名”填入“冰心(空格)文风”，在所有“学术期刊”、“硕士和博士论文”、“会议”、“报纸”中显示的有效搜索结果为零，时间截止为2019年7月14日。

4) 此类论文有：任伟光《冰心的创作风格及其变化——对冰心建国前艺术风格的几点看法》、韩莹莹《论冰心三四十年代艺术风格》、刘家绮《试论冰心创作的艺术风格——以“问题小说”为例》、宁爽《论冰心散文艺术风格》、王艳蕾《试论冰心儿童散文的独特艺术风格》、刘国莲等《真心、真情、真爱 营造美的精神乐园——论冰心散文的艺术风格》等。

5) 本文论述中冰心创作前期和后期的界标设定于她1951年秋从日本举家回到中国大陆。

随意忽略的外型，其本身就是内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先验性地决定了文字的展开方向和具体形态。这里所说的文风，是指作家在创作中通过选词、炼句、锻造话语模式、展现语气态度所形成的一种综合的气质风貌，亦是作家语言运用的个性化创造。有概于此，本文即是将研究视域聚焦在这个有着广阔发掘和阐释空间的论题，力求通过对《冰心全集》⁶⁾的细读慢品搜寻出体现冰心文风一系列转变的典型案例，以具体的文本解析梳理冰心前后两个时期的文风脉络，打通时空壁垒，力求对其人其作形成更加全面、立体而系统的关照。

经典的文学作品不仅发挥着弘文载道的效用，更以佳妙的文笔、传神的表达发散着引人入胜的魅力。出色的作家更能发展出一套个性化的文字表达，锻铸自成一统的话语模式，酿造出“风光不与四时同”独有韵味，令人一品难忘。二十世纪初年，冰心就以自己标志性的“冰心体”作品嗤声文坛：“繁星体”、“春水体”风靡一时，形成了“小诗的流行的时代”；⁷⁾其问题小说引领风尚，温婉清丽的格调征服了众多读者的心。“干净”、“纯粹”是她众所共传的标签。回国之后，⁸⁾冰心的文风向主流话语急剧靠拢，诗歌、小说和散文放眼望去尽是“战斗”的呼声，之前个性化的表达随之湮没于语录体的播放。其作品的独特性逐渐消弭，共同性愈加凸显，完成了由独白到合唱的转型。通过冰心融入主流话语的前后对比，我们能更为准确地观察冰心作品中的个性化表达起伏涨落的动态过程，进而勾画出其文风转变的路线图，并探讨政治文化是如何在这一变化中施加影响。下文对文风转变的论述角度主要涵括三个方面：一.遣词造句从细腻轻柔到犷野刚硬的格调变化；二.文字指向由为艺术到为政治的线路变化；三.整体气质从悯恤泛爱到对敌斗争的风貌变化。

6) 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版）·第一册至第十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7) 阿英（钱杏邨）著：《谢冰心》，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8) 1946年11月，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任命为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夫妇携儿女同赴日本东京并居住至1951年秋返回中国大陆。

2. 自由唯美之抒发

冰心生于书香门第，7岁前已经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以及林纾翻译的《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记》囫圇吞枣地看过；在11岁以前已读完《说部业书》、《西游记》、《再生缘》、《天雨花》、《儿女英雄传》、《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论语》、《左传》、《女诫》、《饮冰室合集》等书，并开始尝试作七言诗，广泛的阅读给她打下了扎实的中华古典文学底子。鲐背之年的冰心曾这样回顾：“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青年时代的冰心除了经典古籍，还有机会接触到《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这类新潮杂志，更深深迷恋泰戈尔和纪伯伦的作品，这些书中新鲜活泼的语言都是对陈腐僵硬的旧有语式的重大突破。在冰心22岁所著的小说《遗书》中，她借主人公“宛因”之笔道出了心中的理想文字表达：“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⁹⁾ 就此“化功”而论，冰心的确是“五四”一代最先将其成功实践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如盐溶于水般不着痕迹地将白话文之自由、华夏古籍之古典美、西方文学之新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温婉古典而又清新自然的风格，既言之有物又回味无穷，读之好似在慢品一枚橄榄。顾彬(Wolfgang Kubin) 颇有眼力地指出冰心早期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她的语言塑造”，并认为“相比较于她(冰心——引者注)的时代，她早在1919年就用一种直到很久以后才得到认可的现代汉语写作了”。¹⁰⁾ 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当年的文字表达是颇为“先进”的，这也是为什么当现在的读者回过头来看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时，不少作家乃至名家笔下的语句总让人读起来感觉不那么“顺”，甚至于滞塞拗口，但冰心的文字则

9) 冰心著：《遗书》，《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10) [德]顾彬著，范劲等译：《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而是让人觉着是一个和当下时代距离很近的作家的创作。早年所受的完整国学教育使冰心具备了良好的古典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在撰写白话作品尤其是诗歌时，古典诗词中的优美表达就极为自然地成为了她下笔的重要参照。她虽然已不再追求严格的对仗和韵律，但却极其关注诗句内在的节奏感和音乐美。冰心的新诗创作是继承传统后的再创造，包蕴着古文的魂魄。这和当代诗坛流行的“翻译腔”、“标语口号腔”、“大白话腔”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种以假洋鬼子为师，抛弃传统，第二种以意识形态为尊，缺失自我，第三种以自说自话为荣，疏离美感，而冰心的诗歌恰恰是要承续传统、书写自我、营造美感。

冰心作为“五四”一代著名作家的地位已是公论，对于她前期的小说和散文，各类评价也有一定的共识，大都承认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价值优劣的评判。¹¹⁾ 换言之，争论的大都是“意义”问题。但是对于冰心早年的诗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各类解读相差甚远，就连对其笔法的评价也呈两极化。¹²⁾ 如此泾渭分明的评价并非偶然，而是和其文风密切相关。冰心的诗风

11) 例如对“爱的哲学”之价值高低的不同意见，以及其旧作和1951年回国后作品相比较孰优孰劣。

12) 批评者尤其不认可《繁星》、《春水》中的小诗，茅盾有言：“在这一点（指表现自己——引者注）上，我们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见茅盾著：《冰心论》，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梁实秋评论称：“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见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冰心论集—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赞美者则毫不掩饰对于冰心小诗的喜爱，苏雪林和茅盾相反，将冰心的小诗置于长诗之上：“长诗在那时尚未发达，冰心所作亦少。较长的如《信誓》、《赴敌》，气势似觉软弱。后来所做如《致辞》、《纸船》、《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序诗、《我劝你》，也不见得如何出色，所以冰心可以说是‘小诗专家’。”见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78页。马里安·高立克称从《繁星》中可以看到冰心“诗歌的天才”。见[斯洛伐克]马里安·高立克著，李玲译：《青年冰心(1919-1923):冰心与〈圣经〉、冰心与泰戈尔的关系研究》，《冰心论集—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对于冰心小诗的特点，评论中也不乏截然对立的意见，梁实秋批评“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见梁实秋著：《忆冰心》，《雅舍怀旧——忆故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6年，第79页。马塞拉·鲍什科娃 (Marcela Bouskova) 则认可冰心作品的抒情特征，称“冰心主要还是一

明易浅近、不事雕琢，但又不是简单直白的大白话，而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文白结合，¹³⁾ 将浓烈的情感巧妙地积蕴在看似平淡的表达之中，即便是抒情也好似罩上了一层薄霜——用冷静的理智包裹住火热的情怀，在其中很难看到直白奔放的激情。如果用纯“技术”的眼光来看，表意既没有咬文嚼字的奇崛，抒情又无透彻到底的呐喊，而是娓娓道来、冷中含热、冰中藏火，确实有些另类。但这也正是冰心小诗无法被复制的个性——读起来明白晓畅，其内涵却并非简单肤浅。看似一览无余的文字下埋藏着深沉的情感，需要在字里行间慢品方能悟出其中的“回味”，映现出深入浅出的功力。顾彬就称冰心诗歌“虽然简单，本身却富有表现力”。¹⁴⁾ 冷静的理智和多愁的情感连结成唯美的自然意象和具有浓厚隐喻色彩的表达，诞生了一系列内涵佳妙的悖论式警句，例如“心灵的灯，/在寂静中光明，/在热闹中熄灭”；¹⁵⁾ “‘缺憾’呵！‘完全’需要你，/在无数的你中，衬托出它来”；¹⁶⁾ “老年人的‘过去’，/青年人的‘将来’，/在沉思里/都一样呵！”¹⁷⁾ 灵性的哲思以优美的形式化入字里行间，中和了理智的冷峻，增强了诗句回味的弹性，例如“晨光来了，/要洗你隔夜的灵魂”；¹⁸⁾ “心弦呵！/弹起来罢——/让记忆的女神，/和着你调儿跳舞”；¹⁹⁾ “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但时间的经纬里/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²⁰⁾

冰心的小诗和大篇幅的长诗并不属于同一类：前者精巧简约，后者结构繁

个诗人”。转引自[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译：《冰心创作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冰心论集二·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13) 冰心在1989年9月9日给袁鹰的信中写道：“对于诗，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见冰心著：《致袁鹰》，陈恕等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08页。

14) [德]顾彬著，范劲等译：《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页。

15) 冰心著：《繁星·二三》，《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16) 冰心著：《繁星·一二四》，《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0页。

17) 冰心著：《春水·三六》，《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61页。

18) 冰心著：《繁星·五四》，《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1页。

19) 冰心著：《繁星·一四五》，《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20) 冰心著：《春水·六二》，《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68页。

复；前者几句妙语点破一个禅机，后者将意义嵌套进宏大的叙事中；前者言语温柔可人，后者多有情感流泻。如果硬要用长诗的标准来衡量冰心的小诗，似乎后者并不那么像“诗”。这也是为什么梁实秋认为“《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园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²¹⁾ 但如果参照泰戈尔的小诗，冰心的作品就非常优美漂亮了，因此后者的价值要从“美”和“真”上解读。正如《繁星·四九》诗中所说：“零碎的诗句，/是学海中的一点浪花罢；/然而它们是光明闪烁的，/繁星般嵌在心灵的天空里。”²²⁾ 再也没有什么作品比小诗更能充分地反映青年冰心的品味和灵魂，其笔调本就多愁善感，将感情倾倒入散文和小说中，就导致文中经常有大段抒情的独白而显得过度而冗长；而短小精悍的小诗传情达意则份量刚好，情感的“度”得以恰如其分的表露。短小的句子、简约的象征、精炼的比喻更能承载情感的浓度，含蓄而又恰到好处地表达诗意。“读她的诗……如明月空江之上，远远风送来一缕笛声，不使你感触到泪下；只使你悄然动心，悠然意远。”²³⁾ 在这个意义上，冰心的诗歌、尤其是小诗的价值被后人严重低估了。

冰心虽然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一名诗人，但是这种因为诗人“水性杨花”的道德弱点而刻意的回避²⁴⁾并不妨碍她在事实上已达到了一名优秀的诗人的水准，

21) 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冰心论集·网络版》，网址：
<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22) 冰心著：《繁星·四九》，《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

23) 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81页。

24) 冰心不仅在民国时期不承认自己是诗人，而且一以贯之，一生中多次否认自己是诗人。1978年冰心在《新诗发展的康庄大道——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一文说：“这些年来，也有些邻居的青年人，写些诗歌来让我替他们看看改改（自然不是因为我是个诗人，只因为我住得近，又是搞点创作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见冰心著：《新诗发展的康庄大道——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1页。十年后她在给《华夏诗报》主编野曼的信中语气坚决地重申：“我不是个诗人！”见冰心著：《致野曼》，陈恕等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40页。冰心为对“诗人”的名号如此反感，其原因在她青年时作的一首小诗中就已有所流露：“青年人！/你不能像风般飞扬，/便应当像山般静止。/浮云似的/无力的生涯，/只做了诗人的资料呵！”见冰心著：《春水·三八》，《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2页。在这首诗中，诗人的创作材料（资料）

“冰心体”就是她的名片。这些不刻意、不造作的小诗吐露着本真的魂灵，开启了白话诗歌探寻心灵世界的大门，使她在新诗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当读者们想要回归恬淡自然的心境、培养高雅脱俗的品味、寻找浑然天成的本真，他们仍会找到冰心的小诗。冰心也将被未来的中国诗人们所铭记、学习和参照。她可以不是徐志摩式的诗人，但她已然是冰心式的诗人。“诗的女神”早已驻足于她：“看呵，/是这般的，/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²⁵⁾

冰心小诗的风格还进一步贯彻到了其散文和小说作品之中，施托尔佐娃·鲍什科娃(Stolzova Bouskova, 马塞拉·鲍什科娃婚后的名字)就认为“冰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诗歌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相互渗透”。²⁶⁾ 在上述文体的创作中，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揉合运用不仅是冰心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创造的具体展现，也是她营造意境的一种具体手段，使得她笔下的文字读其来古雅而又有新意，周作

是空虚高蹈的、不踏实的、“风般飞扬”的，虽然表面上是在劝诫青年读者不要成为这样的材料，要做“山般静止”的踏踏实实的人；但在字里行间含有对诗人暗贬的意思，“浮云似的无力的生涯”既是诗人写作的素材，也暗指诗人本身的生存状态。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悖论，冰心虽写过许多情感丰富的诗，但对诗人并不感冒，“诗人”这个名号在她笔下也从未高尚过。民国时期被冠以“诗人”名号的作家在创作早期大都追随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浪漫文风和作派，崇尚自由恋爱、情史丰富，其中好些人都曾有“桃色绯闻”见报。冰心自小在军营长大，父母又很注重对她的言传身教，对此她曾有如此总结：“童年的印象和事实，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第一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严肃，我喜欢整齐，纪律，清洁的生活，我怕看怕听放诞，散漫，松懈的一切。”见冰心著：《我的童年》，《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页。这也决定冰心后半生中规中矩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浪漫和疯狂发自内心的鄙夷；在诗歌《我劝你》中，就通过劝诫身边的女友远离登徒子式的浪漫诗人，将自己对这类诗人的贬斥表露无遗。见冰心著：《我劝你》，《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4-306页。这也是为什么她极端反感徐志摩的爱情生活，以至于在后者坠机身亡后，对于逝者她一句好话都没有说过。需要指出的是，冰心所拒绝的并非“诗人”这个名号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放浪声名及生活方式。

25) 冰心著：《诗的女神》，《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

26) 转引自[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译：《冰心创作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冰心论集二·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人就曾对此颇有称赏。²⁷⁾ 她不仅将古典诗词的韵味融入白话文的创作，而且将文言文中的句式和短语进行创造性地化用和再生。但古风的灌注却并不让读者有诘屈聱牙之感，这得益于她用词平易近人、不掉书袋，并大量使用诗化的白描技法。当时就有左翼文评家称许道：“她(冰心——引者注)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进去，但不会使你反感，象裹过足的放了足，穿上高底鞋，也有好看的。”²⁸⁾ 冰心的散文小说和诗歌一样，带着通透的情感和淡淡的愁绪。由于这种感伤多愁的文风，她在之后很多时候都被归入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的行列。有学者就这样评价说：“冰心所强调的个性化表达从表面上看近西方的浪漫主义多于现实主义。”²⁹⁾ 那么，冰心自己是如何看待“浪漫主义作家”这个头衔呢？晚年90岁高龄的冰心在信中回复刘岸挺提到的这个问题时说：“您说我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我写时脑中并没有什么主义的观念，客观评定总是正确一些。”³⁰⁾ 这番简短的表态有三重含义：首先，表明了冰心间接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对她早期作品的概括；第二，证明了文学史上的一些“主义”、“风格”、“流派”都是事后的总结，而非当下的自觉；第三，展冰心早年的文风是真我的自由表达，而不是让某个主义或理念牵着鼻子走。

冰心在《文艺丛谈》一文中说：“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³¹⁾ 冰心的散文和小说的文字情感真挚，饱含生活情趣和生命活力，时时以求真为主臬，虽愁肠百转而又无丝毫矫揉造作，这也正符合她推崇的“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创作观。³²⁾ 19岁的冰心给当时的女学生订立了十条标准，其

27) 周作人形容冰心和徐志摩的散文“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并称“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见周作人著：《志摩纪念》，《看云集》，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64页。

28) 张天翼著：《冰心》，李希同编：《冰心论》，北京：北新书局，1932年，第77页。

29) Bo Wang. Writing to Connect Minds: Bing Xin as a Feminist Rhetorician. Symposium: Comparative Rhetorical Studies in the New Contact Zone: Chinese Rhetoric Reimagined. Fresn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2003(7).

30) 冰心著：《致刘岸挺》，陈恕等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31) 冰心著：《文艺丛谈》，《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中第七条“为文”的标准是：“春天的花，秋天的月，江边晚霞的颜色，出山泉水的声音，以及宇宙间形形色色都是‘天然之美’……在这时也最容易生出一种拔俗出尘的‘感想’和‘理解’。同时如能够将这‘感想’和‘理解’，用文字写出来，便是‘没有一毫刻画造作，极其可爱’的‘天籁’、‘人籁’。……能以引导我们的‘思想’、‘文字’，渐渐的趋到活泼神妙的境界里去。”³²⁾ 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冰心组织文字的过程，首先是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细致的观察，再敏锐地捕捉被自然环境（“春天的花，秋天的月，江边晚霞的颜色，出山泉水的声音”）所激发的感受和触觉（“感想”和“理解”），然后将这种感受和触觉真切地记录下来（“没有一毫刻画造作”），最后这样的作品就能反过来引导作者的作品和内心到达更为丰富、更有灵性的境地（“渐渐的趋到活泼神妙的境界里去”）。这也是为什么冰心的散文和小说多沿自己的人生轨迹展开，祖辈的言传身教、兄弟姐妹的谈话、教会中学同窗好友的互动、烟台的海军营寨、渤海湾的瑰丽晚霞、京城的胡同巷弄……都成为她作品中的重要场景和情节。冰心共67篇小说中，有37篇以第一人称叙述。应该说，其中许多作品的灵感正是源自她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故事兼具自传与自况效果，也令人读之倍感亲切。

20岁的冰心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中深情地说：“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³⁴⁾ 冰心的散文和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眼力异常敏锐的苏雪林称冰心论泰戈尔文字的这两点“谁说这不是我们女诗人的夫子自道呢？”³⁵⁾ 就澄澈而言，冰心的笔触极具画面感，如摄像机镜头般捕捉着自然万物的细微的变化，寥寥数语就传神地描摹出事物的神韵。但她在散文和小说中的文字却总有那么一点儿“冷”和“悲”。但这种“凄

32) 冰心著：《文学家的造就》，《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33) 冰心著：《“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页。

34) 冰心著：《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35) 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78页。

美”不同于悲痛欲绝的凄惨，而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语出孔子《论语·八佾》），伤感中带着明媚，虽然哀愁但仍给人以希望。尤其是对人物心理描写柔和细腻，令读者生发出切身的共鸣。冰心曾在《离家的一年》中委婉细致地描写“小人儿”的思家心情，使曾有离家经验之人读来颇为同情共感，张友仁就说：“凡是有这样经验的人，读了这篇小说，没有不哭，没有不同情的。”³⁶⁾ 按理说，冰心生在少有的幸福家庭的生活环境幸福美满，从小成长环境幸福安逸，在生活中实在很难找到悲伤的种子；但是作为作家的她怀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心，而女性的性别身份又赋予了她柔情似水的情怀。对此苏雪林曾有精准的描绘：“她的心琴弹的是庄严愉悦，缥缈神奇的音乐，却常常渗漏幽怨的悲音……”³⁷⁾ 所谓穷而后工，患难的经历的确能帮助一位作家走向成熟，但这只是充分而非必要的条件。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富足和快乐也能造就一位优秀的作家，冰心就是为数不多的“达而后工”的作家之一。虽然她和那些历经苦难的作家都写到人生的痛与泪，但不同的阅历导致二者笔下的文字具备了不尽相同的精神气质。冰心笔下的苦痛较前者而言更有节制、更加克制，带着敏感的哀婉，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但却少了点力量的锤炼和复仇的凶悍，这也是她文字既“凄”又“美”的缘故所在。评论家们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赞扬冰心的《寄小读者》：“文字是那样的轻倩灵活充满着画意和诗情，真如镶嵌在夜空里的一颗颗晶莹的星珠；又如一池春水，风过处，漾起锦似的涟漪。”³⁸⁾ 苏雪林指出，澄澈的文字来自于澄澈的思想。³⁹⁾ 换言之，冰心干净美好的思想直接生发了干净美好的文字。冰心作品中看不到情欲的纠缠、血腥的场面、暴力的冲突，而是围绕着母亲和孩子，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与冰心同辈的作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人都创作过爱情题材的作品，用以抨击封建礼教对自由恋爱的摧残，

36) 张友仁著：《读了冰心女士的〈离家的一年〉以后》，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37) 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81页。

38) 李素伯著：《冰心的〈寄小读者〉》，《小品文研究》，北京：新中国书局，1932年，第94页。

39) 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79页。

歌颂年轻勇敢的恋情，然而冰心却几乎不碰这个在当时最容易出作品的题材。沈从文评价她说：“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⁴⁰⁾ 这种文如其人、一以贯之的澄澈在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冰心这种清新唯美的风格事实上已在大陆断代，而在台湾地区这一脉文气则被传承了下来。“冰心一直在台湾，冰心的影响一直没有断”。⁴¹⁾ 事实上当代台湾散文的主流走的就是冰心的风格，冰心文风也深刻地影响了台湾“蓝星一代”诗人。张晓风、林海音、余光中、席慕容、林清玄等人在之后继续探索着这条中华语言表达的古典美之路。

3. 文学标准之变化

1951年冰心从日本举家回国后，⁴²⁾她的创作正式进入了共和国时期。随着国内时政氛围逐渐浓厚，空气愈加绷紧，冰心对文风的修正更为自觉。文风的转变源自思想的转变，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冰心之前抒写个性的笔调、自由唯美的抒发、对宗教情感的描摹在新形势下剧烈动摇，红旗下的新人新作随之诞生。这也是文学创作的矛盾之处：文学虽然是作家的自我表达，但这种表达却又不完全是作家的个人选择。依托政治的强力宣传，马列主义开始成为中华大地的正宗，它的影响力也就不再是民国时期的左翼地下刊物可比。“当一种观念被大众接受，变成一种普遍的真理，它就会站在自己的起点，开始作用

40) 沈从文著：《论冰心的创作》，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41) 痲弦著：《冰心在台湾的影响》，王炳根编：《冰心论集·五》，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27页。

42) 抗战胜利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于是冰心全家在1946年11月赴日本东京，直至1951年秋在中共安全部策划并实施的秘密行动中取道香港返回国内。

于一个民族的上层。”⁴³⁾ 二十世纪中页就像一把切刀，在时间上均匀地将冰心的文学生涯分为前后两半，天马行空的自由创作和美感抒发渐次隐匿，以宣传为目标的靶向写作开始涌现。

冰心回国当年在日本自由学园的演讲《诗人与政治》已预示着之后创作的重大转变：“我认为从前我们东方人对诗人抱有错误的理解，以为诗人是超越政治的。然而，事实上政治却支配着诗人的整个环境，不仅我们的生活要涉及政治，而且诗人的作品也不可能超出政治的范围。”⁴⁴⁾ 这篇演讲与其说是告别日本的演说，不如说是革命开始的宣言，其中认为诗歌无法超越政治，并且进一步将政治作为诗歌的必然属性，不啻宣告着一个唯美、婉约、自我的冰心的死亡和一个现实、热烈、主流的冰心的诞生。正如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所指出的，文学的目的就是使其“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⁴⁵⁾ 冰心也在思想改造中迅速认同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具有的不容置喙的正当性，在《尼罗河上的春天》一文中，她借主人公“秀子”的口慷慨陈词：“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谋犯！”⁴⁶⁾ 虽然年轻的冰心曾说：“不要先有主义后写文章，因为先有主义便会左右你的一切，最好先根据发生的现象，然后再写文章”，⁴⁷⁾ 但作家的创作并非一方静止不变的固体，而是一条随着河道而流动的河流，既然身处环境已大不相同，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由抒写内心感受转为宣讲革命指示，由发出个性声音转为助力革命呐喊，

43)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44) 冰心著：《诗人与政治》，《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45) 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05页。

46) 冰心著：《尼罗河上的春天》，《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47) 冰心著：《写作的联系》，《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由自内而外的创作转为紧跟运动形势也就在情理之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许多文章撰写的背后也少不了上级的指派，例如冰心就承认写《咱们的五个孩子》是“接受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我的任务”。⁴⁸⁾ 这类政治靶向写作占据了冰心这一时期相当的笔墨。她在中印建交时写《印度之行》、《友谊的展览》等；在埃及民族革命时写《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向埃及人民致敬》等；中苏蜜月时写《莫斯科的上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苏友谊之手》等；“反右”时写《一面坚决地斗争，一面彻底地改造》、《向左转，开步走》；中东黎巴嫩战争时写《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等；中印藏南战争时写《中印友谊的罪人》；“大跃进”时写《十三陵工地上的五小虎》、《奇迹的三门峡市》、《塞北变江南》等；中美冷战时写《我控诉》、《强盗的逻辑》、《早期的中国反美民歌》等；日本民众游行反对美国驻军时写《战斗吧，英勇的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在战斗》；越战时写《寄越南》；为了赞美领袖写《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等；粉碎四人帮后写《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中美建交时写《十亿人民的心愿》、《中美友谊史上崭新的一页》……不论我们是否乐意承认，就像当时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冰心在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成为了时政的“留声机”乃至“复读机”。在《冰心生平著作年表简编》中记录冰心在1976年11月10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人民的胜利》一文，但奇怪的是在她已出版的任何一本文集中（包括《冰心全集》和《冰心佚文》）均未收录这篇文章，笔者在网上也无法查到其原文。就发表时间来看，彼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刚在前一个月垮台；就题目来看，这应该是一篇政治针对性很强的文章；综合二者，或许此文是为庆祝四人帮被打倒而写。而为何在编印文集时刻意回避这篇文章，这背后之隐情笔者推测可能和其中的内容有关。

随着对主流政治的融入，冰心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

48) 冰心著：《写作经验琐谈》，《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诗论《西郊短简》中她这样写道：“我喜欢那充满着真挚浓厚的情感的诗……他热爱人民，热爱生活……若是在他的人民头上忽然来了一股暴力，一阵阴影，使他们的生活窒息了，黑暗了，他就要呼号，就要诅咒……”⁴⁹⁾由此可见，冰心这一时期心中的优秀文学作品首先要表现出对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热爱人民”），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热爱生活”），对于敌人（“暴力”、“阴影”）则要以笔为枪坚决打击（“呼号”、“诅咒”）。所引文字中敌我之区分已有所展现，在之后的创作中冰心也频繁地开展着对敌斗争。1965年在《写作经验琐谈》一文中，冰心再次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准绳。而对于文学作品的分类标准，譬如诗歌，冰心这样写道：“诗的内容有歌颂自然的，歌颂劳动的，讽刺当时统治王朝的黑暗的政治的，叙述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的，描写风景的，叙述友情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内容的……”⁵⁰⁾其中第二、第三、第四类（歌颂劳动、讽刺黑暗、叙述人民痛苦）都带有唯物史观色彩。这种以今评古的分类标准所着眼之处并不在于古代的文本，而意在塑造一种适应当下的整体历史观念。

除了对作品，冰心对作家的评价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具有革命性的作家开始成为这一群体毋庸置疑的榜样、代表和领路人。冰心1951年回国前两个月在日本谈到闻一多时这样评价：“闻一多先生在政治面前与从前的诗人那种绝望或是逃避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勇敢地置身于政治的旋涡之中，亲身体验现实的矛盾和人世的哀愁。”⁵¹⁾真正的诗人需要参与政治、介入生活，以牺牲和奉献来开创光明的未来，这也预示着冰心回国后诗作由柔转刚、效法榜样的脚步。1958年在《再寄小读者·通讯五》中，冰心向孩子们介绍意大利左翼诗人勒维和卜提达，称他们为“大海般的诗人”：“广大的人民是广阔的天空，人民的诗人就该像天空下透明的大海，它永远忠实地反映出天空的明暗阴晴，呼叫出人民的苦乐

49) 冰心著：《西郊短简》，《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97页。

50) 冰心著：《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51) 冰心著：《诗人与政治》，《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和希望。”⁵²⁾ 在革命诗歌的创作中，人民是上面的“天”，诗人是下面的“海”，战斗的诗歌就是海对天的倒影。人民永远高于诗人，诗人的职能就是忠实地书写人民、歌颂人民、服务于民。《不是“山穷水尽”》是一篇写宋朝诗人陆游的文章，冰心在文中这样解释“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名句：“陆游支持抗战不成，受到投降派的打击，罢官回乡，一方面当然是极其愤懑，一方面他对于自己故乡的生活和人民，的确有很深的情感，他知道只有劳动人民是真爱祖国的，和他们可以纵谈忠愤，不但得到他们的共鸣，有时还引起自己的惭愧。……因此‘柳暗花明’不但是描写山村之美，也描写他自己在朝中受到打击后在山村却得到共鸣之乐，和农民同受贫困，他认为是一种幸福……”⁵³⁾ 在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套用文学史的过程中，连陆游也具有了“人民性”和“革命性”。阶级观点成为了古今中外一切诗人和诗作的终极裁决，即使古诗背后也能深挖出相应的价值。这类以政治观点来解释文学的无限引申在解读鲁迅的作品时极为常见，某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背后往往“意味着什么”，其结论往往向人民高尚、统治黑暗、前途光明等宏大主题上靠拢。鲁迅毕竟还是公认的现代革命作家，纵然引申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夸张；古代诗歌本来字数短少、用词凝练，虽然其表面上看具有更加广阔的“发挥”空间，但中国古代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本分属不同时空，硬要将阶级理论往古文上套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这样的引申实质上是一种勉为其难的曲解和硬解，想必今天已无人再用如此方式来解读放翁的《游山西村》，这也是特定时代无可规避的语境吧。

在创作的文体上，冰心在之前诗歌、散文、小说的基础上新增了书评、影评、剧评和画评等体裁。在回国前的作品中，她近似书评的作品只有一篇《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其它类型的评论一篇也没写过。1951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冰心共完成了十三篇对电影、戏剧和画作的评论，分别是：1955年所作的三篇影评《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我控诉——看了日本电

52) 冰心著：《再寄小读者·通讯五》，《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53) 冰心著：《不是“山穷水尽”》，《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80页。

影〈混血儿〉以后》和《值得同情的遭遇——印度影片〈流浪者〉观后》；1959年所作的影评《替和平与友谊铺上道路——看苏、印合拍故事片〈三海旅行记〉》；1960年所作的两篇剧评《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好戏——越剧〈文成公主〉观后》和《佐仓宗五郎》观后；1960年所作的影评《播撒共产主义的种子——喜看儿童故事片〈朝霞〉》和《共产主义的花朵和园丁——综评四部儿童片》；1962年所作的《红孩子的话——为故事影片〈红孩子〉的小演员作》；1963年的剧评《〈小铁脑壳遇险记〉观后》、《中日人民友谊的火花——日本芭蕾舞〈祇园祭〉观后》、《浣溪沙——〈竹子姑娘〉观后》；在这其间还有两篇画评——1960年所作的《用画来歌颂》和1961年所作的《主席走遍全国》。文评和书评则多达18篇：1955年所作的《〈广岛姑娘〉》；1957年所作的《一个渔村女老师——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1959年所作的两篇文评《〈愤怒地回顾〉读后感》和《介绍一篇好小说》；1960年所作的文评《〈依依惜别的深情〉读后》、《喜读〈耕云记〉》、《“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娟的〈静静的产院〉》；1960年的书评《祖国海山的颂歌——读郭风的散文集〈山溪和海岛〉》；1961年的文评《〈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海市〉打动了我的心》、《葛梅》；1962年的文评《〈春秋故事〉读后》、《评“小小”供销社》、《〈年华似锦〉和〈似锦年华〉》、《郁达夫〈满江红〉词读后》；1962年的书评《〈没有织完的筒裙〉读后》；1963年的书评《多给孩子们写这样的作品——介绍〈小仆人〉和〈旅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逐一列出上述作品，是希望能从这类艺术评论的数量激增显示回国后冰心作品体裁的扩展和创作主题的变化。从上述文章的不少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其主题蕴含着朴素的劳动精神，燃烧的爱国主义激情，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盛况，反对美帝国主义、反殖反霸的斗争精神，以及对中苏、中印、中日之间国际友谊赞颂。冰心的文评技艺在于对时政宣传采用了一种艺术化、故事化的笔法，循着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在某些作品的细节之处仍保有个性化的语言和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消了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类似主题作品常见的浓厚说教意味。《广岛姑娘》评论的是一位苏联作家撰写的传记小说，文评开头写道：“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早晨八时十五

分，三架美帝国主义的B-29型飞机，侵入日本广岛市万里无云的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的原子弹，杀害了二十四万老弱妇孺！”⁵⁴⁾ 实际上，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子弹投放事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当美国对日本作战之时，前者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盟国，如果不是原子弹的投放，日本绝不会如此立竿见影地就地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很可能还会继续僵持下去；另一方面，原子弹给日本长崎和广岛的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痛楚，也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灾难之一。冰心此时对于这一事件的诠释屏蔽掉了其加速抗战胜利、迫使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作用，突出了原子弹对平民的伤害，将之定性为对日本人民的野蛮杀戮（“大规模屠杀无辜贫民”）。在这里，历史事件的多维视角被关闭，而其中的一个侧面被绝对放大。《〈愤怒地回顾〉读后感》是唯一一篇介绍欧美作家作品的书评，但选择评论这出英国人编写的戏剧绝非偶然——剧本用讽刺辛辣的笔调展现了二战后英国年轻一代的绝望、空虚和迷惘：“作者通过吉米的嬉笑怒骂，极其尖锐赤裸地描绘出老大帝国没落的殖民主义者，和伪善的资产阶级的恼怒和悲哀。他们对于帝国的日趋崩溃，殖民地的逐渐削减，怀有无穷的感慨与留恋；对于被美国的控制奴役，感到无可奈何的不甘心；对于将来大战中核子武器的使用，感到无名的紧张与恐惧……”⁵⁵⁾ 故这篇文评乃是“借它山之石以攻玉”（源自《诗经·小雅》），用以佐证老牌帝国主义的衰落和新兴第三世界的兴起。《〈春秋故事〉读后》是上述评论中唯一不具备时政宣传功能的评论，这也许和此书的内容有关：整本书都是以先秦历史故事来解释相关成语的含义和来历，是一本传授古代成语知识的儿童读本，里面写的事距现在已有两千多年，故得以和时政绝缘。

在对待文学批评上，冰心由之前的不服和辩白变为检讨和自我批评，顺应主流话语，在大破上不遗余力。这类自我批评基本上是别人如何批评冰心，冰心就如何批评自己、全盘接受被扣的帽子。民国时冰心在接受《妇女生活》杂志

54) 冰心著：《〈广岛姑娘〉》，《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8页。

55) 冰心著：《〈愤怒地回顾〉读后感》，《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

采访时（采访完后以《冰心女士访问记》刊登）以及在一篇名为《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的自述文章中还有为所受批评进行辩驳；而在1953年由日本回国仅一年后所作的《归来以后》一文中她就写道“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短浅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因而错了”；⁵⁶⁾ 在1954年为《冰心小说散文选集》所做的自序中评价自己的前期作品时称“当时（指民国时期——引者注）的中国社会，是无比的黑暗的……但是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我没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⁵⁷⁾ 在1960年《把反帝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检讨自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接受“美帝教会学校奴化教育”，性格“软弱怯懦”，导致了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⁵⁸⁾ 在1979年《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称自己前期的问题小说“没有给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引者注）以一线光明的希望”，原因在于当时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⁵⁹⁾ 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冰心还特意强调自己的贫苦阶级出身，称：“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⁶⁰⁾ 不仅冰心的自我评价发生了转向，她对其它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同于以往，譬如“思想健康”开始成为了一条重要标准。冰心给韩少华的信中后者散文集的评价第一句就是“散文我看了，觉得您的思想很健康”；⁶¹⁾ 在《旧梦重温》中，冰心以这样的结尾来评价作家王一地的散文集：“……这是一本写

56) 冰心著：《归来以后》，《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57) 冰心著：《〈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58) 冰心著：《把反帝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文汇报》，1960年8月4日。

59) 冰心著：《从“五四”到“四五”》，《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95页。

60) 冰心著：《我的故乡》，《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55页。

61) 冰心著：《作家可以而且也应当是个多面手——致韩少华同志》，《冰心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情真挚、写景鲜明；流畅、健康、引人向上的散文作品。”⁶²⁾ 所谓“健康”虽然并未有一个具体的定义，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些基本标准，例如弘扬主旋律、歌颂美好生活，突出工农兵形象等。

马利安·高利克曾于1986年4月的一天于民族学院的寓所拜访过冰心，当谈到民国时蒋光慈等人对她的批评，⁶³⁾ 冰心认为“并不很公正”。⁶⁴⁾ 从马利安·高利克对冰心的访谈中，可以看出虽然时过大半个世纪，冰心对于民国时那些左翼文人的批评并不“服气”。回顾冰心回国后的自我评价，她那些将早期作品自贬得体无完肤、彻底否定前半生创作的发言和文章何止千百倍酷烈于她在民国时遭受到批评。但从冰心晚年重拾“爱”的表现来看，⁶⁵⁾ 这种在群众大会上的公开检讨更近似于一种示人以忠的戏剧排演——虽然嘴上深刻反省，实则“貌恭而不心服”（语出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当然假如她没能熬到“改革开放”，也就不再会有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爱”的回归。在冰心的内心中，她对于自己亲近和喜爱的理念其实一直都保持着一种稳定的状态；她在红色年代的自保言行也可被视作一种“曲线救国”吧。

62) 冰心著：《旧梦重温》，《冰心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63) 蒋光慈（署名蒋光赤）曾撰文将冰心的作品比喻为“一朵暖室的花”，接着说“但是在现在的世界中，只有那无忧无虑丰衣饱食的市侩可以醉心于暖室的话，能以闻得暖室的花香为满足。一切穷苦的人们，或忧心社会的人们，暖室都没有，还说到什么话呢？”，认为“冰心女士真是个小小姐的代表！‘我想弟弟……’‘我的母亲……’‘姊妹们……’……冰心走来走去，总跳不出家庭的一步”，称冰心的人生观是“小姐的人生观”，在结尾处诘问“读者能够从冰心女士的作品中看出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吗？她与那唐宋以前的小姐有什么区别？……什么国家，社会，政治，……与伊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家不是这样的！”见蒋光赤著：《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1月1日。

64) 转引自[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译：《冰心创作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冰心论集二·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65) 参见拙文 李卓然著：《黄河入海，天下归心——论冰心“爱的哲学”》（上），《文化中国》，2017年第94期，第67页到79页。李卓然著：《黄河入海，天下归心——论冰心“爱的哲学”》（下），《文化中国》，2017年第95期，第73页到89页。

4. 紧跟时代之新作

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冰心最为拿手的诗歌和散文也诞生了一系列新作。对于民国时期的《繁星》、《春水》，冰心引用了周扬的话“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作为评价的参照，⁶⁶⁾并自我检讨道：“……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⁶⁷⁾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两本小诗集的价值。在冰心之后的创作中，个体的经验和感受愈发难觅，宏大的主题渐加清晰，劳动、斗争、学习等革命题材替换了个人精神世界的遐想。事实上，冰心不仅检讨了小诗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再效仿其格律，诗歌的篇幅大幅增长为多行的长诗。那种《繁星》、《春水》中几句话随感式的表达已不再出现，三十多行以上的诗歌已属正常发挥，甚至还出现了若干首超过一百行的长诗。在诗作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题开始频繁出现，遣词造句由“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转变。从1956年至1959年冰心就创作了多达九首反美诗歌，其内容紧跟国际时事。⁶⁸⁾在诗歌《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中冰心以“英勇的小阿拉伯人！/打！团结起来狠狠地打！/一定会把他们打回去！”来结尾，⁶⁹⁾这种口语化的表达和“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是相一致的。但是冰心本来回国前的文风本就浅近，贵在一个“灵气”，在文字表达革命化、口号化之后，其中的一些语句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大白话，甚至沦为口号的程式化铺排，其深度更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减损。这些带有强烈鼓动性的反美诗歌中经常以“我们”来说话，频繁使用排比、对比、反复的修辞手法，布满了“一定”、“休得”、“绝不”等表示强

66) 冰心著：《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67) 同上。

68) 这九首诗歌依次抨击美国军事干涉埃及、黎巴嫩、台湾海峡、越南。

69) 冰心著：《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烈肯定和否定的词汇，语言的通俗程度达到了冰心所写诗歌的极致，例如“小家伙们！惩罚得好！/就得这样日夜地搞，/你们越闹得欢，/他们越滚得早！”（《小家伙们，惩罚得好》）；“美帝这只纸老虎，/不知道自己形势的孤单，/也不睁开双眼，看中国/这座压顶的泰山！”（《压顶的泰山》）；“为了消灭这疯狂的狗强盗，/我们时刻准备着，/要钢有钢，要粮有粮！……/狗强盗！死在眉睫，休再逞强！”（《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这些诗句不仅发出嚎叫式的诅咒，而且出现了“狗强盗”之类的兽化字眼和“滚”、“搞（死你）”这类骂街式的词句。如此“破口大骂”，诗歌除了形式上具备某些排比句式和押韵分节的外观外，于美感和意境已荡然无存。失却了诗之魂魄的“诗”已不再是诗，而是循环播放的宣传口号。在这一“入世”的过程中，冰心诗歌的话语由雅致转为乡俗，粗犷的村言土语毫无顾忌地踏入了诗歌的殿堂。“大白话”式的表达不断蚕食“阳春白雪”的领地，这些在她民国诗歌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词句成为了创作的主流语式，完成了诗歌文风和品位的村谣化。在相当数量的新作中，冰心民国时期诗作排比的外观得以保留，甚至还被进一步强化，但加入了民间元素，而且由之前抒发个人零星、片段式的感悟转变为具有体系的主旋律合唱。诗歌《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写道：“我们用如海的红旗来支援你，/我们用震天的锣鼓来支援你，/我们用动地的喊声来支援你，/我们用亿万张的抗议书来支援你，/我们在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漫山遍野的快板、相声、/诗歌、街头剧来支援你！”⁷⁰⁾ 这种每一小节用不同的内容套进同一句式里的排比修辞在她前期的诗歌中经常被采用，例如在23岁所作的《信誓》中，四个小节的开头分别为“文艺好像射猎的女神，我是勇猛的狮子……”；“文艺好像游牧的仙子，我是温善的羔羊……”；“文艺好像海的女神，我是忠诚的舟子……”；“文艺好像花的仙子，我是勤慎的园丁……”，⁷¹⁾ 每一小节开头之后的文字排列样式也基本保持一致，这种以排比句创作的诗歌在她的旧

70) 冰心著：《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71) 冰心著：《信誓》，《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35页

作中还能找到如《安慰》、《致词》、《假如我是个作家》等许多例子。虽然形式不变，但诗中的意象已由宗教化的、唯美的“女神”、“仙子”、“羔羊”变为了“锣鼓”、“快板”、“相声”这类更接地气、也更易理解的民间元素。应该说，排比形式的诗歌确实比较适合表达慷慨激昂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精神，而冰心本人又比较熟悉和擅长这种写作形式，所以我们看到她后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标语式呼喊和频繁使用的感叹号也就不足为奇。类似的例子还有“亿万愤怒的心，化成为无穷的力量，/繁密的庄稼，滚着万里金黄的波浪，/高炉的烈火，胜过高天炽红的太阳，/亿万个民兵队伍，砌成铁壁铜墙！”⁷²⁾ 其中的“庄稼”、“高炉”、“民兵”等意象十分贴近工、农、兵的日常生活，也很符合当时的宣传语言。

1931年冰心翻译了纪伯伦的《先知》，这也是她在民国期间自发翻译的唯一一部诗集。回国后她的诗歌翻译由之前的兴趣导向转变为政治导向，作品数量激增。她坦言：“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⁷³⁾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956年冰心翻译了《安利坦·波利坦诗三首》，在译后记中注明这三首诗的原文是用旁遮普文⁷⁴⁾写的，冰心则是以其英译稿为母本转译为中文，这也可以从侧面验证了翻译这一组诗应是“遵从上头的命令”。第一首译诗写道：“岁岁年年的强迫的奴役，/世世代代的暴力的驱策。/千辛万苦都经过了，但是现在/我的人民的粮食不再被掠夺了。/现在土地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土地。”⁷⁵⁾ 联系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运动形势，这类翻译任务的指派似有巩固土改成果的意图。与此类似的还有冰心在1957年翻译的《泰戈尔诗选》，其中有十二首诗歌就是转译自他人对泰戈尔作品的英译本。如无意外，这应属于又一个“上头的命令”。译者附记中称：“诗人的祖国曾长期地被践踏于英帝国殖民

72) 冰心著：《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73) 冰心著：《我和外国文学》，《冰心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60页。

74) 旁遮普文 (Punjabi) 是主要流通于印度的旁遮普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的语言文字

75) 冰心著：《安利坦·波利坦诗三首》，《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因此他对于被压迫剥削的亚非人民，有着最深厚的同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着最切齿的痛恨……”⁷⁶⁾ 看到这里，这种以外促内的宣传功效就十分清晰了，这种对于诗歌的选择性翻译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冰心笔下文字的走向。

如果要评选冰心1951年后最广为流传的新作，无疑是长期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散文《小橘灯》。民国时期的国文教科书按照审定制编写出版，各家出版社可自行编写和出版教科书，故不同编者和出版社之间各抒己见、各持己见的现象比较普遍。1949年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设立为编写学校教材的唯一机构，自此教科书的编写终于划归于国家体制之下。首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就明确表示要“通过语文科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这种语境中，冰心的《小橘灯》成为语文教学的必读篇目就并不令人意外。有研究者认为这篇新作的诞生标志着“冰心至少在新中国的散文作家中，第一个成功地改造了自己世界观”。⁷⁷⁾《小橘灯》的走红背后有着多重原因：文风蕴积含蓄，语言轻柔细腻，内容贴近常人生活，情节曲折自然，符合主旋律又不空喊口号；用“润物细无声”的手法赞颂革命斗争，表达乐观主义精神。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恰恰是冰心在民国时最为擅长的写作方式，在此意义上《小橘灯》的确继承了她民国旧作的衣钵。这也意味着冰心并没有全然抛弃过去，相反她在新作中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自己细致的观察、细腻的笔法和生动的描写，并将这种敏锐的体悟应用于革命题材的创作。以上使得这篇革命题材的散文新作避免了当时其它一些宣传文章给人的干枯而生硬的感受，可被冠之以“冰心革命体”。当时间的切刀昭示着对过去的永诀，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语出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大破大立的时代新作却悄无声息地承续着前朝旧作的技艺。所以说冰心民国和共和国时段作品之间并非绝对的割裂关系，而是由一种状态“转化”为了另一种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轻柔细腻的文风和笔法只是作为

76) 冰心著：《〈泰戈尔诗选〉译者附记》，《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5页。

77) 王欣著：《冰心创作“五期论”》，《冰心论集二·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政治话语的辅助和调剂而运用的，它虽起着中和说教的软化效果和起承转合的润滑作用，却无法也不可能成为作品中的主要内容。毕竟时政文章的首要要求还是充满战斗性和鼓动性，《小橘灯》式的唯美意境可以作为慷慨激昂的主流点缀，但自身无法成为主流。

《小橘灯》的中心思想被确立为：“文章通过小姑娘一家人的遭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人民的罪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小姑娘一家的深厚感情，同时从小姑娘身上汲取了力量，展示了无限光明的革命前途。”⁷⁸⁾ 这种对于作品的刻意方向性诠释也在“改革开放”后遭遇了反思，祝勇就称“漫长的时间足以将所有美丽的外形浸泡得变形。那些在时间深处长出绿苔的旧日文章，被工匠的巧手镀上新的光芒，于是，冰心笔下的‘黑暗潮湿的山路’、‘橘红的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隐喻性。严密的政治话语系统可以妙用每一个个体声音——即使你有个体声音。它也会强行为公共所用。”⁷⁹⁾ 但祝勇也许没有看到过冰心自己撰写的《漫谈〈小橘灯〉的写作经过》一文，文中这样解读小说中的情节：“她（指主人公小姑娘——引者注）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定会得到解放”；小说的文字是“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实”。⁸⁰⁾ 看来这种政治隐喻的使用并非仅是“强行为公共所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主观顺应去使用。这也意味着在很多场合，并非文学被政治解读，而是作者主动用政治去创作或解读自己的作品。这不啻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与合作关系：时代要求作家去顺应主流的声音。

78) 王家伦著：《灯光朦胧 光明无限——〈小橘灯〉浅析》，《破与立》，1979年第6期，第87-88页。

79) 祝勇著：《独行的冰心》，《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5日。

80) 冰心著：《漫谈〈小橘灯〉的写作经过》，《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69页。

音，作家也主动地向主流话语偏移和顺从。1978年8月冰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季涤尘回信，为后者编选《散文特写选》提供篇目。她很“识趣”地屏蔽掉所有民国作品，自选了三篇新作：《小橘灯》、《樱花和友谊》、《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也算是在特定年代的循规蹈矩吧。

在冰心1951至1979年的作品中，几乎每篇都和政党领袖人民劳动革命反美等主题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创作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文中多用百姓熟悉的俗语俗句，以形象的比喻贴近市井的语言习惯，甚至喊出了大白话：“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上，六万万人民的心里，冬天就没有来过！……这是几千年来的一大变化！从此冬天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它变成了春天的前奏！……我们干脆说一句大白话：‘我们这里没有冬天！’”⁸¹⁾许多作品的结尾都是以热情乐观、昂然有力的方式收束，由民国时“淡淡的忧愁”转为“光明的尾巴”，或表达激情、或发出召唤、或展望美好未来。例如“我们那几天的心情，一直是快乐兴奋的！”（《还乡杂记-福建军区授衔典礼》结尾）；“这些高贵的品质，都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还乡杂记-最可爱的人授衔典礼》结尾）；“厦门人民是勇敢的，这个福建省最边沿的美丽的城市，有着全国人民最深切的关怀和支援，他们在这里不断地创造着奇迹”（《还乡杂记-从福州到厦门》结尾）。对于先进人物的塑造，新作则采取先抑后扬的情节模式：新到工作岗位上感到新鲜和兴奋→因环境艰苦而犹豫退缩→解放思想、努力进取、战胜困难→重新爱上本职工作，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这类工作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的典型人物有《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七》的劳模李贡医生等，而与此类似，由私自利变为乐于助人的典型则有《陶奇的暑期日记》中的范祖谋等。这种对先进人物的形象塑造意在打造新时代红旗下的螺丝钉，其方式方法显然源自苏联的保尔·柯察金（Pavel Korchagin）模式。冰心显然透彻领悟了这种在斯大林（Joseph Stalin）时代文学作品中被广泛使用的模板，并将其作为作品中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如果说排比的结构和含蓄的笔法是冰心用旧的“用”来服务于

81) 冰心著：《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页。

新的“体”，光明的尾巴和正面人物的塑造模式则是她学习了新的“用”来更好地围绕“体”来创作。

5. 文风转变之专题

在分析冰心文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种转变还包含了数个侧面，以下选取其最为典型的三个侧面分别展开专题论述，并对转变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对“面”的探究实现对整体更加深入的关照。

1. 崇敬领袖的笔调。如同上世纪中页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作家一样，冰心回国后的创作处处流露出对领袖的敬仰，用崇敬的口吻来讲述有关领袖的话题，她也确实努力地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在《诗人与政治》一文中，冰心在讲到屈原是现在的湖南省人，并接着介绍湖南的地理位置时，特意用括号注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之后还补充道“那里的人们充满了热情”。⁸²⁾ 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分别获得获得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的喜报在她笔下代表了“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每一个奇迹的创造者，都是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⁸³⁾ 在《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一文中，冰心回忆了1949年在日本偷偷阅读《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情景，文中这样写道：

我从头细读下去，越读我心跳得越快！……我的心门豁然地开了，如雨的热泪落到这光辉的小册子上。我抬起头来，灿烂的朝阳已笼罩到海面，闪烁起万点的金光。阵阵的海波不断地向我唱着：“你找到了救星，你有了国家了。”……现在，这奇迹出现了！一盏射眼的明灯向我照来了，一只温暖的巨手向我伸来了。黑暗扫空了，虎猿驱散了，我要走上一条无限光明幸福的道路，只要我能站立起来，牵住这只巨手，一直走下去！⁸⁴⁾

82) 冰心著：《诗人与政治》，《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83) 冰心著：《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3页。

这段描写集中了“豁然开朗”、“感动流泪”、“朝阳金光”、“灯塔指路”等几乎所有革命开悟过程中的经典情节和环境设置。但是在铺陈这些细节的时候已距所述之事近三十年，这些生动的细节是真实的回忆，或夸张的发挥，还是虚构的故事已无从考证。虽然可以确定冰心在日本时已经开始受红色思想的影响、阅读毛选著作，但阅读过程是否具有如此戏剧化的起伏，由于事发现场只有冰心自己一人，这或许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命题。接着冰心又写到参观毛泽东故居是她“一生中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⁸⁵⁾并以一整套革命语式收束全文：“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在您思想的指示下，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我将以您的思想的宝剑，把我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根斩断，使我有自由轻健的身心，追随工农兵之后，继续前进！”⁸⁶⁾ 显示出她对自我思想改造的主动积极。在《给广州的朋友》一文中，冰心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毛泽东住过的屋子形容为“整个国家起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动力和发源地”。⁸⁷⁾ 冰心对于领袖的崇敬笔调也折射出其文风的适应现实程度、政治参与程度较民国时有了明显提高。

2. 异国描述的转向。民国时期冰心作品中某一国家的所展现出的形象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在回国后，她出现了随着政治形势而不断改变对一个国家的描述的情况。冰心描述异国的文笔开始变得极端而多变，甚至还会出现对特定国家的爱憎在短时间内“急转弯”的状况，这一点在她笔下的印度和美国尤为突出。从本质上说，因为这类涉外的文章的最终目的还是对内服务的，撰写依据的是规定的套路而非作者的喜恶，其由于政治和外交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方向的转舵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写于中国和印度正是蜜月期的1954年，文中记叙了

84) 冰心著：《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8页。

85) 同上，第300页。

86) 同上，第301页。

87) 冰心著：《给广州的朋友》，《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20页。

冰心随代表团在印度访问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并在文末热切召唤：“……毛泽东时代的儿童要亲切的关怀这个伟大的印度民族，和这个民族的很好的人民……我们要珍爱两国人民之间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友谊，而且要把这友谊继续巩固起来，发展起来，为亚洲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⁸⁸⁾ 两个月后在《我得了一条红领巾》一文中，冰心仍念念不忘中印友谊，文中写道：“他们（指小朋友们——引者注）亲切地问到印度的一切，特别是印度的和平运动和印度儿童一切的情形。我给他们讲了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印度和平运动蓬勃的发展。”⁸⁹⁾ 在另一篇文章《印度之行》中，友谊的主题被继续强化。然而鱼水情深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事件后，中印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甚至在藏南边境线上兵戎相见。冰心同年发表的《中印友谊的罪人》和之前的文章就完全是另一个语调了：“……我们也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这次叛乱中，伸出长长的魔爪，想混水摸鱼来干涉中国内政！……这种对英帝国主义鞠躬尽瘁的扩张主义分子，是印度伟大民族的不肖子孙，是神圣庄严的五项原则的破坏者，是中印友谊最大的罪人！”⁹⁰⁾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冰心文章对美国的描述上，回国后近二十年间，她对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帝国的鞭笞达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写下了许多极富攻击性的文字，可以说诅咒都不足以形容刻薄程度，“爱的使者”转身变为“复仇女神”。这类情绪性极强的寻仇表达包括“到处做尽坏事，人人喊打的美国强盗的寿命，已经不会太长久了！”⁹¹⁾；“恶贯满盈的美帝国主义者，化灰的日子已在眼前了”；⁹²⁾ “彻底地粉碎这反动的万恶的集团！”；⁹³⁾ “我们一定能把这全世界人民

88) 冰心著：《与小朋友访谈印度之行》，《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89) 冰心著：《我得了一条红领巾》，《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90) 冰心著：《中印友谊的罪人》，《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91) 冰心著：《致继续前进中的日本朋友》，《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

92) 冰心著：《早期的中国反美民歌》，《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最凶恶的敌人，从地球上彻底消灭！”⁹⁴⁾ 为了展示自己思想的连贯性，冰心甚至称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其舅舅从福州带来了好几本同情华工、抵制美货的宣传资料，“我那时识字还不多，但是经过母亲教给，我也会唱十好几段这样的歌词（指描写福建的工人在美被虐待的反美闽腔歌曲的歌词——引者注），也开始恨了美国人。我常常在纸上画着中国的水兵，向着海上的冒着浓烟的美国军舰开炮，每颗炮弹都打中船上的烟囱”，⁹⁵⁾ 但这段故事情节在她民国时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我们知道，童年的家庭生活是冰心前期作品最为常见的主题，如此真切的回忆却未提及，实属罕见。而且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冰心的父母还将其送进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中学、大学、研究生的学校均属此类别⁹⁶⁾）？她在大学毕业后为何选择申请赴美留学？冰心是一个对父母之命言听计从的人，如果其一家人都反美或者父母知道女儿从小就“恨美国人”，为何她的父母对其去美国读研从无拦阻？由此看来，冰心上面这段话即便不完全是“虚构回忆”，也极有可能是“重组回忆”或“夸大回忆”。对于自己在民国期间随夫赴日的经历，这一时段冰心也进行了针对美帝的故事化改写，称“在那几年（指1946年冬至1951年秋随吴文藻在日本生活的近五年期间——引者注）我无异于进了一所反面学校，受了一场最难忘的反面教育。在那里我看到美帝国主义者，在军事和文化侵略上，是怎样地残酷凶狠，我也看到了美军和参加管制日本的集团的堕落糜烂的现象，和日本广大人民的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我如同钻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后台，看到了他们的本来的丑恶面目。尤其是当我看到日本的亲美的知识分子，那种卑怯谄顺的怪现状，使我怵然自惊！我从心底痛

年，第379页。

93) 冰心著：《迎接胜利的黎明——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诗歌朗诵演唱会上》，《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94) 冰心著：《游街示众的旅行》，《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83页。

95) 冰心著：《早期的中国反美民歌》，《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79页。

96) 冰心的中学就读于北京贝满女中，大学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生就读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

恨着凶恶卑鄙的美帝国主义”。97)

冰心在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后不到十来天的时间发表的《十亿人民的心愿》却在对美描述上来了个彻底的急转，之前尖刻的诅咒变为了无限的赞美，文中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和欣喜：“……街头巷尾，捧到号外的人，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这一天我在满心的喜悦中度过……还做了一夜的好梦。”98) 接着冰心回忆起在美国留学时美好的经历：“……我的美国老师、美国同学、美国病友以及她们的亲友，这些都是我在半世纪以前，在我去国怀乡、岁暮旅病之中，对我同情、给我慰藉的美国人民。她们使我深深地感到人民之间的友爱和同情，是极其可贵的……”99) 冰心还将支持过中国革命战争的美国朋友们称为“患难之交”，要向他们“敬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感谢！”100) 最后她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几乎是喊了出来：“现在，让我们先来欢呼这光明的开始吧！”101) 对同一个国家这样过山车式的描述变化其背后很关键的一点是，政治运动或外交事件的发动、结束或中断、转向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是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的，作家只能跟随既有的运动。如果一个运动发生了方向上的变化，或者两国由交好转为交恶，或者曾经兵戎相向的敌对国家基于某些共同的利益而建交或复合，作家为文内容又需要合着政治的节拍，其相隔不久的作品就有可能出现前后不一、今昔相左、自相矛盾，甚至新作完全推翻旧作的情况。

三. 手稿笔迹的回溯。在冰心研究会的官方网站102)上的“手稿”一栏中有冰心十篇作品手稿的扫描版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一窥她创作的真迹，从这些珍贵的手迹中我们也能对她回国后的写作状态和过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在写于1979年3月2日的《回忆“五四”》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在稿纸上的修改过程。稿纸第一页“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

97) 冰心著：《把反帝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文汇报》，1960年8月4日。

98) 冰心著：《十亿人民的心愿》，《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6页。

99) 同上，第437页。

100) 同上。

101) 同上，第438页。

102) www.bingxin.org

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钜痛深的教训，和各国人民一起，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认真地苦干巧干，给科学与民族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修改后的笔迹在“在自己的岗位上”之前插入了状语“在党的领导下”，在“给科学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加上了定语，改为“给社会主义的科学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原稿第八页结尾部分“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中的“我国”改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文章结尾还有一部分文字在原稿上没有修改的痕迹，但在发表的版本中不知是根据编辑还是冰心本人的意思，文字进行了调整。原稿为“在1959年4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仄地承认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在正式发表的版本中“家庭出身”前加上了定语“资产阶级”，“教会学校的教育”改为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并删去了“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一说。

在另一篇原名为《作者冰心》的印刷文档扫描件的第一页的右上角印着“国庆三十五周年”，据此我们猜测这也许是1984年国庆收录这篇文章的选集的作者简介部分。冰心的笔迹先将题名“作者冰心”改为“冰心简历”，在第二段“1944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中删去了“教会学校”。原印刷文档中采用的第一人称“我”后都用笔改为了“她”，貌似这个简历是由冰心之前写的某篇自传性文章转换而来。这份文档还记叙到“1946年，我（后改为她——引者注）到了日本，曾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记得（后删去——引者注）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后小文章改为短文——引者注），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的校刊上。”冰心所说的在日本发表的这“一些小文章”其中就有介绍和赞美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文章（在《冰心佚文》中有全文收录），但后来对于这些作品冰心本人并不愿多提，并且授意排除在自己的全集编选之外。

这份文档也记载了冰心当时的各种政治头衔：

1. 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 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3.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
4. 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冰心笔迹补充的头衔有：

1. 中国政协常务书记（字迹模糊，书记二字为推测）
2. 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
3. 中国作协顾问

可以看出，冰心在上述写作中可谓慎始敬终、小心翼翼，尤其在关涉政治内容的表述上字斟句酌、力求无误，这和俗套剧情中名家下笔成章、水银泻地的创作过程可谓大相径庭。而这份谨慎也成功地保护了冰心及其家人的平安，她被推任多个高位虚职，在“改革开放”后仍笔耕不辍，创作生涯绵延近一个世纪，成为文坛上的不倒翁和常青树。

6. 结语

冰心前期个性化的表达是为了说自己，而她后期的作品则是要写集体。前者可以发挥个性、信马由缰，后者则须要寻求共性、循规蹈矩。她的这种文风转变背后，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井然、海晏河清，民风重归淳朴，一些地方甚至达到了路不拾遗的境地。“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工业起步，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回升，惠及民生。抗美援朝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国气象鼓舞着国人，也深深感染着冰心。应该说冰心文风的个性的消弭、对主流话语的偏移在回国之初是发自肺腑的。但是形势发展到后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压缩、各类运

动的兴起，冰心也耳闻目睹着身边知识圈子的友人经历，种种的一切不能不让她愈发审慎。而且冰心既已全家回国，也就几无退路，只能在体制内讨生活，适应周遭环境，这时冰心文风转变的自觉就掺入了自保的诉求。她一开始选择进入主流话语来歌颂自己所相信的理念，但之后发现自己必须依附于这样一套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维持存续。

以建将冰心个性的消退、对主流的跟随归纳为“话语的迁徙”，其含义是“冰心的话语越来越居于边缘的地位，而占据结构中心位置的则是非冰心话语——他者的话语”。¹⁰³⁾ 以建还认为：“在他者话语所制约的这种文学话语中，真正的文学话语和作家的个人话语都是遭贬黜受排斥的……当一个作家进入这种文学话语时，他必须以丧失个人的话语和真正的文学话语权为代价的，同时还要让自己处于被扭曲被阉割的位置上。”¹⁰⁴⁾ 以建的观察比较深入，但也有绝对化、简单化的弊端。在冰心回国后的创作中，其个人话语确实受到了他者话语的挤压，但是这两种话语在有的时候并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无我、后者替换前者的吞并关系，而是互相交融的合作关系。个人话语的风格技巧并没有随着他者话语的到来而消弭绝迹，相反在一些场合，这种风格技巧不仅得以存留，而且转而服务于他者的话语，成为强化后者的一种巧妙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话语并非“都是遭贬黜受排斥的”，而是具有帮助甚至受到欢迎的。所以冰心的文风转变并不是个性全然消失的过程，而是个性表达中的技术特征在主流中进行转化和融合的过程，这种以旧技法表现新内容的手段也成为建构更充分、更完善主流话语的必要条件。

青年冰心的创作就像自由的空气，很难去用固定的概念去定义，但可以用诗性的语言来描述，她的诗歌、散文、小说行云流水，下笔有神，唯美动人，总能将自己的经历说到读者的心里。冰心归国后的作品好似井然的楼阁，搭梁砌柱确立宏大的结构，化旧为新进行细致的雕琢，虽然新作的外观已脱胎换骨，

103) 以建著：《话语的迁徙——读〈冰心近作选〉》，《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第13页。

104) 同上，第14页。

但在某些细微之处仍不时闪现出旧文的神韵。简单的政治高压论并不能解释发生在冰心笔下转变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天才般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作家来说，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相比于丁玲和路翎在经过改造后，曾经灵性而敏感的才气丧失殆尽，之后简直再也写不出一篇漂亮文章；冰心则在被主流话语的反复洗涤中，尽可能地存留了自己的文风底色。比之许多同时代作家的“硬性脱钩”，这样一种“软性转型”的技术含量更高、操作难度更大，亦为其在晚年创作中“爱”的复归埋下了火种。

了解到这些，我们就能明白，冰心的文风转变并非全然的断裂，而是微妙的承续，蜕故孳新自有其内在逻辑。从本质上说，身处彼时彼地，这样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的天空见证着历史滚滚的洪流，也映射着无数个体的宿命。无论多么高冷烂漫，属天的雪花也终要降落在辽阔的大地，扎根泥土，融入属地的人民。白雪落地，轻飘飘羽毛无可逃避；雪落无痕，白茫茫一片不见踪影。

參考文獻

- 阿英著：《谢冰心》，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 冰心著：《遗书》，《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德]顾彬著，范劲等译：《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茅盾著：《冰心论》，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 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冰心论集一·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 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
-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译：《青年冰心(1919-1923):冰心与〈圣经〉、冰心与泰戈尔的关系研究》，《冰心论集一·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 梁实秋著：《忆冰心》，《雅舍怀旧——忆故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6年。
-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译：《冰心创作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冰心论集二·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 冰心著：《致袁鹰》，陈恕等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 冰心著：《繁星·二三》，《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繁星·一二四》，《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春水·三六》，《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繁星·五四》，《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年。

冰心著：《繁星·一四五》，《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冰心著：《春水·六二》，《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冰心著：《繁星·四九》，《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冰心著：《新诗发展的康庄大道——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致野曼》。陈恕等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

冰心著：《春水·三八》，《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冰心著：《我的童年》，《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冰心著：《我劝你》，《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诗的女神》，《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周作人著：《志摩纪念》，《看云集》，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

张天翼著：《冰心》，李希同编：《冰心论》，北京：北新书局，1932年。

Bo Wang. Writing to Connect Minds: Bing Xin as a Feminist Rhetorician. Symposium: Comparative Rhetorical Studies in the New Contact Zone: Chinese Rhetoric Reimagined. Fresn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冰心著：《致刘岸挺》，陈恕等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

冰心著：《文艺丛谈》，《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冰心著：《文学家的造就》，《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冰心著：《“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张友仁著：《读了冰心女士的〈离家的一年〉以后》，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李素伯著：《冰心的〈寄小读者〉》，《小品文研究》，北京：新中国书局，1932年。

沈从文著：《论冰心的创作》，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痖弦著：《冰心在台湾的影响》，王炳根编：《冰心论集·五》，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冰心著：《诗人与政治》，《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冰心著：《尼罗河上的春天》，《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写作的联系》，《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写作经验琐谈》，《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西郊短筒》，《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再寄小读者·通讯五》，《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

- 社, 2012年。
- 冰心著:《不是“山穷水尽”》,《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广岛姑娘〉》,《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愤怒地回顾〉读后感》,《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归来以后》,《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
- 冰心著:《从“五四”到“四五”》,《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把反帝国主义斗争进行到底》,《文汇报》,1960年8月4日。
- 冰心著:《我的故乡》,《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作家可以而且也应当是个多面手——致韩少华同志》,《冰心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旧梦重温》,《冰心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蒋光赤著:《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1月1日。
- 李卓然著:《黄河入海,天下归心——论冰心“爱的哲学”》(上),《文化中国》,2017年第94期。
- 李卓然著:《黄河入海,天下归心——论冰心“爱的哲学”》(下),《文化中国》,2017年第95期。
- 冰心著:《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 冰心著：《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信誓》，《冰心全集·第一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我和外国文学》，《冰心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安利坦·波利坦诗三首》，《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泰戈尔诗选〉译者附记》，《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王欣著：《冰心创作“五期论”》，《冰心论集二·网络版》，网址：<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 王家伦著：《灯光朦胧 光明无限——〈小橘灯〉浅析》，《破与立》，1979年第6期。
- 祝勇著：《独行的冰心》，《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5日。
- 冰心著：《漫谈〈小橘灯〉的写作经过》，《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早期的中国反美民歌》，《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毛主席的光辉永远引导我前进》，《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给广州的朋友》，《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与小朋友谈访印度之行》，《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社, 2012年。

冰心著:《我得了一条红领巾》,《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中印友谊的罪人》,《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致继续前进中的日本朋友》,《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迎接胜利的黎明——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诗歌朗诵演唱会上》,《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游街示众的旅行》,《冰心全集·第四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十亿人民的心愿》,《冰心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以建著:《话语的迁徙——读〈冰心近作选〉》,《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Abstract

White Snow Falls Down the Earth: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ing Xin' s Writing Style

Li Zhuoran

In Bing Xin's life-long literary cre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 writing style in different periods is a research topic which is of great worth but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r famous "Bing Xin Style" little poems mixed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forming the temperament of Raisin Fine Champagne, which expressed deep meanings in simple language and always left a sincere and tender impression on the readers. Her prose and novel had similar techniques, naturally owning a fresh ancient style. Seeking truth is the criterion of such writing, which was bound to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Pure, sad and beautiful writings not only mirrored the writer, but also deeply touched the readers' mind. After 1951 she came back to mainland China, her writing style was involved in the flood of the times. A series of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rega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evaluating poets, linking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judging excellent literature, classifying different kinds of poems and judging the best writers. Her writing expanded the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review comparing with her old works. She learned to humbly accept others' criticism while actively making self-criticism. In her new works, the length of poetr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theme of anti-imperialism began to appear frequently; the words chosen changed from elegant to vulgar. The former parallel sentences was retained in poems, which furthermore is added folk element within. In poetry translation, she constantly accepted tasks from higher authority. "Little Orange Lamp" on one hand followed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used individualized feeling and language to decorate details, which were the reasons of its being chosen as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 She gave many essays a bright end and followed fixed procedures to shape advanced figures. She humbly extolled

national leaders and adopted a constantly changing attitude to describe foreign countries following political changes. From Bing Xin's original manuscript we can see her cautious approach in writing, such kind of carefulness actually maintained her long-term writing career.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 writing style, there is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initial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pired Bing Xin to embrace the main stream discourse, but as time went by, to do so became an amulet for one's survival. Her individuality did not disappear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main stream discourse, but in some cases became a technique to strengthen the latter. She learned to adapte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ried her best to keep the bottom color of her writing during ideological remoulding. The ess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Bing Xin's writing style is not "rupture" but "succession", which is also the destiny under the sk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 Bing Xin, Literary Creation, Writing Style, Transformation, History

투 고 일 : 2019. 7. 10. / 심 사 일 : 2019. 7. 15. ~ 2019.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9. 8. 20.

